

小说
风景线
Novelview



天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天才怔住了，
他的手颤抖了一下，
那张小纸条就无声地
飘落在地上……

刘继明 著

一诺千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说
风景线
Novelview

一诺千金

刘继明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诺千金/刘继明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小说风景线)

ISBN 7-80673-216-0

I. 一...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68338 号

丛 书 名: 小说风景线

书 名: 一诺千金

著 者: 刘继明

责任编辑: 于怀新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快乐岛创意村

责任校对: 李 欧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h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 - 80673 - 216 - 0/I · 137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部 (1)

下 部 (135)

尾 声 (232)

附录：诺言——来自内心的最高律令

..... 葛红兵 朱合欢(237)

上 部



你是我从垃圾堆里拣回来的。小时候，天才的父亲总爱这么对他说。有一次，我出车回来，经过一个垃圾场，见那儿堆放着不少旧衣物和旧家具，有的还有六七成新。我这个人从来不贪便宜，但这次也动了心。天才的父亲用那双总是油渍渍的大手，抹了一把长满络腮胡的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见四周除了几条野狗摇着尾巴在闲逛，没有一个人，就停下车，跑进垃圾场，专捡那些有用的东西挑，一直到把车厢都快装满了，这才住手。天才的父亲是讲故事的高手，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眼睛眯着，像两条簷片划出来似的细



缝，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天才的父亲说：我像在自家的货场上刚干完活那样，点燃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吸完，准备开车离开了。可就在这当儿，那几条刚才还在垃圾场上闲逛的野狗，像发现了什么，围着一口裂了条大缝的半人高的水缸，汪汪地吠叫起来。难道一口破水缸里还能藏什么吃的喝的么？我有些好奇，就丢下烟头，向破水缸走过去。没料到，那几条野狗见了我，以为我要与它们抢食，不约而同地调过头，摆开架势，冲我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狂吠起来。我后退一步，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断砖头扔过去。砖头咚地一声打在那口破缸上，响声未落，那几条野狗吓得一哄而散，眨眼的工夫就跑得无影无踪啦。

天才的父亲说着，像刚扔出那块砖头似的，拍了拍手掌，得意地笑了一下。可就在那块砖打在破水缸上，铜钟一样洪亮的响声还在空中回荡时，我忽然听见一阵哭声从水缸里传出来。哭声那么尖厉、响亮，好像快要把那口大水缸刺穿了。我愣了一下。当我反应过来后，才听出是孩子的哭声。我急忙走过去，果然看见水缸里坐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脸上的灰尘和鼻涕眼泪糊在一起，像个小泥猴，又脏又丑，也分不清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屁股下垫着的一块破棉絮也被屎尿湿透了，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儿。我琢磨，刚才那几条野狗就是被这股臭味儿引过来的。孩子一见我，哭声嘎地停住了，眼珠像两只又大又亮的玻璃球儿，骨碌碌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泪花儿还在脸颊上滚动，忽然就张开牙齿还未长全的小嘴笑了，这小可怜的一边笑，一边伸出双手扑腾扑腾着，想让我抱。我迟疑了一下，也顾不得孩子满身的屎尿，弯下腰，将他一把抱进了怀里……



天才的父亲说到这儿，瞥了天才一眼。没想到，我把你抱回家后，放在大木盆里用肥皂洗了三遍，又用清水洗了三遍后，认真一瞧，也丑不到哪儿去，还是个眉清目秀、蛮中看的男孩儿呢！

天才的父亲说完，当着那些开车的叔叔伯伯的面，咧开胡子拉碴的嘴巴，嘿嘿笑了起来。

天才的父亲每次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天才始终半信半疑，总觉得那是父亲被他缠着要妈妈没办法时，才瞎编排糊弄自己的。他听父亲的同事说：“天才，别听你爹瞎编……”他们生怕父亲听见似的悄悄告诉他，“你妈妈在你不满周岁时就抛下你们父子俩，跟一个有钱的生意人跑啦……”

可天才连妈妈长的什么模样也毫无印象，也拿不准他们的话是真是假。对天才来说，自己到底是父亲从垃圾堆里拣来的，还是妈妈生下他后又将他父亲像扔垃圾那样抛下的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他已经熟悉了没有妈妈的生活；没有妈，天才照样过得好好的，从来不缺吃少穿。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根草。”但没有妈的天才觉得，当汽车司机的父亲从来没把他当一根草，每次出车回来，都要给他从外地带回来好多吃的喝的玩的，有时出车不远，父亲还索性把天才带在身边，坐在驾驶室里，一路的颠簸、一路刺鼻的汽油味，一路呛人的灰尘、一路看不完的风光。因此，天才很小时候，就比那些与他同龄的孩子跑的路和见的世多。

似乎一眨眼的工夫，天才就长大了。虽然没有父亲的那副魁梧体魄，性格也没父亲那么开朗，有点儿内向，倒也健健康康、结结实实，所以，天才高中还没毕业，父亲就把他送进了



汽车运输学校，想让天才子承父业，将来跟他一样开着大卡车走南闯北。天才其实在班上成绩不错，努一努力，上大学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但天才从小听惯了父亲的话，二话没说，就按照父亲的安排，进了汽车运输学校。也许由于他从小跟着父亲出车，对汽车有了某种近乎本能的亲近感，对开车这门技术掌握得比一般人快，在汽车运输学校的两年，每门功课都是优秀，不仅老师欣赏他，同学们也对他佩服有加。所以天才还未走出校门，就没有人怀疑他将来会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出色的卡车司机。

可天才做梦也未曾料到的是：就在他即将走出校门时，一件重大的事情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

那天上午，天才正在参加毕业的最后一门操作实践考试。他驾驶着一辆东风牌教练车在大操场上“闯关”。刚刚下过一场小雨，操场上湿漉漉的，还有点儿打滑，但天才胸有成竹，几乎没怎么费劲就通过了一道道错综复杂、曲里拐弯的“路障”，天才的出色成绩，赢得了操场上观看的老师和同学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坐在驾驶室里，心情也有点激动，想到在鄂西山区出车明天就要回家的父亲，如果知道了他顺利毕业的消息，一定会高兴得用那只总是带着一股汽油味的大手亲昵地拧一把他的耳朵，用铜钟般的嗓门说：“好哇，不愧是我的儿子，咱爷俩今儿得上馆子好好撮一顿……”

想到这儿，天才不禁笑出声来。这时候，他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喊：

“马天才，你快下来！”

天才以为是主考官催促他把卡车让给下一个同学考试哩，就熄了油门，拉开驾驶室的门。可天才脚刚点地，就见班主任



老师匆匆走过来，把他拉到一边，目光有点异样地在他脸上扫了好几个来回，把他看得心里咯噔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差错。

天才正忐忑不安时，班主任老师神情有些异样对他说：“马天才同学，你父亲的单位打来电话……你父亲，他出事了……”

班主任老师的这句话尽管低得像蚊子，传到天才的耳朵里时，却像打雷一样，震得他的耳朵嗡嗡乱响，天才牙齿紧咬着，一口气憋在肚子里怎么也出不来，椭圆形的操场在他眼前像一面巨大的镜子，骤然间轰地破碎了，他的眼睛仿佛被刺瞎了一样，刹那间变得一团漆黑，像夜晚的天空冒出无数颗金星，浑身的骨头仿佛突然被抽掉了似的，一阵阵发软，摇摇晃晃着，站立不稳。

“马天才，你哭吧，哭出声来就好受些了……”班主任老师一边扶住天才，一边用变了调的声音叫道。

后来，天才在殡仪馆见到了父亲。父亲脑袋不是脑袋、脸不是脸、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地躺在停尸间里，像一台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的旧机器，都让他认不出来了。如果不是和父亲同事的师傅们死命地拉着，天才真想扑上去，用在汽车运输学校学到的汽车修理技术，把这台散了架的机器重新安装好，重新发动起来，像从前那样带着他去出车，去走南闯北，一路的颠簸、一路刺鼻的汽油味，一路呛人的灰尘、一路看不完的风光。可父亲这台机器再也无法安装，再也发动不起来了。父亲变成了一堆支离破碎的零件，一堆毫无用处的垃圾。

当天才意识到这一点后，再也憋不住了，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父亲死后，天才拿到了一张红彤彤的毕业证书和一本崭新的汽车驾照，到父亲所在的物资公司汽车队上班了。连天才开的那辆东风牌货运卡车也是他父亲生前开过的，方向盘上似乎还带着父亲手上特有的汽油味儿，仿佛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不过是父亲为了给天才腾出一份工作特意馈赠给他的礼物。的确，如果不是父亲死后物资公司让天才顶了父亲的班，天才说不定也像跟他一起从汽车运输学校毕业的不少同学那样，还在为找工作四处奔走呢。

很长一段时间，天才的脑子里都抹不掉父亲的影子。每次出车，他总觉得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像在汽车运输学校的老师指导他开车那样，严肃认真地注视着他，只是目光没有老师那样严厉，而多了一份做父亲的慈爱，就像小时候父亲带着他出车时的情形一样，所不同的是，那时天才的父亲握着方向盘，让他坐在驾驶室的另一边，偶尔问一句“肚子饿不饿？”而现在天才握着方向盘，父亲坐在了驾驶室的另一边。是的，“另一边”，父亲现在是在另一个世界注视他了。

起初，汽车队的领导和师傅们担心天才陷在父亲猝死后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只让天才到附近出车，很少安排他跑长途。但时间一长，这种顾虑就慢慢消除了。因为谁都看得出，天才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出色干练的卡车司机，比起他父亲一点也不逊色。渐渐的，天才的下巴上也开始长出了络腮胡，稀拉拉的一片，只是没有他父亲的那么茂密，颜色也没那么黝黑。虽然天才平时除了干活，总是沉默寡言，但他的一眉一眼、一举一动，都容易使人想起他父亲活着时的模样。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天才二十四岁了。按理说，二十



四岁的小伙子，也到了该谈婚论娶的年龄了，跟天才从汽车运输学校毕业的许多同学差不多都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但天才没有父母关心自己的婚姻大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平时又不大爱收拾自己，整天穿着一套油渍麻花的工作服，很少同女孩子交往，汽车队的领导和师傅们倒是为天才介绍过几个对象，但每次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他，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桩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一年的国庆节，单位上破例放三天假。一年到头四处奔波的司机们难得碰上这样长的假期，大伙兴高采烈，成了家的准备回去和老婆孩子好好团聚团聚，没成家的也早就开始筹划和女朋友的约会了。只有天才例外，既没有家人团聚，也没有女朋友约会，只好主动要求在单位上值班。也是无巧不成书，天才值班那天，单位忽然接到一项出车任务，给鄂西山区的某个水库工地紧急运输一车特种标号的水泥。所有的人放假了，一时安排不上出车的司机，大家都在享受天伦之乐，这会儿谁被派上出车任务，谁都会扫兴。天才觉得自己在值班室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出去散散心，就自告奋勇把任务揽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天才就驾驶着装满水泥、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的卡车出发了。

从省城武汉到鄂西水库工地，1000多公里的路程，按照正常速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到。武汉到宜昌之间的路是平坦宽阔的318国道，行车速度完全能够保证，但出了宜昌进入鄂西山区后，全是九曲回肠的石砾子盘山公路，加上天气又反复无常，容易山崩路陷，便说行车速度，就是安全也毫无保障，车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不是经验丰富的司机，轻易不敢在夜



里行车。天才的父亲就是因为急于往家赶连夜行车，碰上山洪爆发，公路突然塌陷，才出事的。所以，尽管任务紧，当天黑下来，进入鄂西山区以后，天才还是把车速几乎减到了最低挡。卡车像甲壳虫似的，在蜿蜒的山路上缓慢地爬行，马达吃力地嘶鸣着，时高时低，像车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山风，雪亮的车灯像天才的两只握着方向盘的手那样，紧紧地抓着凹凸不平的石砾子路面，丝毫不敢放松。

天蒙蒙亮时，天才终于把卡车开出险峻的盘山公路，驶入了一片丘陵地带。前面都是平缓的柏油路，再行驶半天，就到达水库工地了。天才紧绷了一夜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天才点燃了一支香烟。当他眯缝起眼睛，瞟了一眼车窗外从海水一样幽深的夜色中渐渐浮现出来的紫色山峦，一缕浅灰色的烟雾从嘴里徐徐吐出来时，再次产生了那种幻觉：他又看见父亲坐在驾驶室的另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仿佛在说：“天才，我早就知道你会比我强，这么险的路都闯过来了……”

天才稍一走神，车祸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

那会儿，卡车正经过一个叫桃花坪的小镇。路面上本来空荡荡的，寥无人迹，可就在卡车拐过一个菜市场时，冷不丁从菜场旁边的小巷里钻出一个小小的人影。天才觉得有一片红色的云彩在眼帘里突然闪了一下，暗暗叫了声情况不好，急忙刹车，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天才踩下刹车的同时，听见从卡车右前方向传来了一声惨叫，既像啼血的杜鹃鸟，又像一把划过冰面的匕首，那么凄厉、尖锐，把天才的耳膜都刺痛了。

天才知道自己遇上大麻烦了。当他踉跄着跑下车时，看见一个穿大红色毛衣、约莫四五岁的小姑娘蜷缩在地上，左脚被



卡在卡车的右前轮下面，一只鞋子被抛到两米以外的地方，半条裤腿都被殷红的鲜血洒湿了，也许因为受惊或疼痛，小姑娘双眼紧闭着，小脸蛋苍白得像一张纸，看样子伤得不轻，快要昏过去了。

这时，从菜场里已经涌上来了一群人，把天才团团围在中间。天才蹲下去，摸了一下小姑娘的脉搏，时快时慢，时强时弱，跳得很不稳定。天才抬起头焦急地问：“孩子的父母呢……”但他们都虎视眈眈地望着天才，像一群哑巴，谁也不吭声。

“医院呢？医院在哪儿？”天才提高嗓音，再次问道。这才有人给天才指了个方向，他二话不说，抱起受伤的小姑娘，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往医院奔去。

天才来到小镇上的卫生院时，还不到上班时间，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医工在打扫清洁。天才抱着昏迷的小姑娘，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卫生院门口急得团团转。在天才的反复央求下，老医工才答应给值班的医生家里打电话。又等了大约一刻钟，那个值班医生才从家里赶来。他手里拿着一只保温杯，走路的样子像只企鹅，走进医务室后，一边像没睡醒似的打着哈欠，一边慢吞吞地换上白大褂，由于他太胖，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件污迹斑驳的白大褂罩上去。他甚至还不慌不忙地为自己泡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才从墙上取下听诊器，向天才转过脸来，而这之前，他还没有拿正眼瞅过天才和小姑娘哩。“放下来呵！”他不耐烦地白了天才一眼说。那副口气，仿佛天才怀里抱的不是一个昏迷不醒的小姑娘，而是一件什么东西。

“伤势很重呢……”胖医生皱着眉头咕鲁道，掀起眼皮瞟了瞟天才，“你是她的爸爸？”



天才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胖医生似乎明白了什么，轻轻哦了一声，“这么说，你就是肇事的司机？”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到天才身上时，就仿佛看一个罪犯了。

“这下子可够你喝一壶了，小伙子，”他似乎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粉碎性骨折，弄不好会有危险。转移到县城医院来不及了……不过，碰上我算你走运……得马上动手术，你明白吗？”

天才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搜遍了所有的口袋，把身上带的全部钱拿出来，也不足 500 元。当天才在缴费窗口缴完手术预付金回到医务室时，胖医生已经在指挥几个护士为小姑娘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了。

小姑娘的妈妈金嫂就是这时候赶到卫生院的。她不到三十岁的样子，长着一双杏仁眼，一头泡沫般的卷发，穿戴时髦，看上去有几分姿色，一点也不像那种土里土气的山里女人。她甚至还没来得及认真看自己的女儿一眼，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径直奔到了天才的面前。“你就是那个该死的司机？”她没容天才站起身，便像抓小偷那样一把薅住他的衣襟，“你是咋开车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么？”她一边用力揉着天才，一边气势汹汹地说，“她要是被撞成了个瘸子，谁来养活她？难道让我端屎端尿伺候她一辈子？我们娘儿俩本来就命苦，到底前世与你结了什么孽，毁了她不够，难道还要把我也一起毁掉？”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着，嗓门越来越高，唾沫星子全溅到了天才的脸上。

这时，胖医生脖子上吊着只口罩走过来，没好气地瞪了金嫂一眼：“吵啥呢，要吵到外面去吵，没看见要做手术吗？”说着，像轰羊群那样把她往门外赶。金嫂这才住了口，乖乖地跟



着天才从医务室出来了。

他们前脚刚迈出门，胖医生就砰地一声在后面把门关上了。他们在走廊里呆了片刻，金嫂倚靠着墙，双手抱在胸前，再次向天才摆出了兴师问罪的架势：“你说吧，到底咋办？”她的嗓门比刚才低了许多，但分明是一副和天才谈判的口吻了，“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打算赔多少钱？”

这也许是每个肇事的司机都要面对的问题。天才知道自己再也绕不过去了。

“大嫂……我刚才缴了手术费，身上的钱不多了……”天才嗫嚅着，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三百来块钱，“……你先收下巴。”

但天才的话音没落，金嫂就像被开水烫了一般跳起来。“这么点钱，你把我当叫花子打发呵？”她像受到了侮辱那样尖声叫道，“别以为我们山里人好糊弄，告诉你，我也是见过世面的……”

“大嫂，你听我说……”天才低三下四地恳求道，“我闯了这个祸，决不会撇下你女儿不管的。我这次出车，没多带钱，等我回到单位，你要赔多少，我一定马上筹钱给你送来……”天才发誓地说，“你放心，我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金嫂冷笑了一下，“鬼才相信呢！你要是脚底板抹油，走了连个人影也见不到，我找谁去？”

“我要是想开溜，你没来医院之前就溜了。”天才说，“这样吧，你如果信不过，我给你写个字据，行不行？”

“我连你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写字据有啥用？”金嫂仍旧不松口。

“把工作证和驾照都给你扣着总行吧？”天才话刚出口，马